

第七章 結論

一、大東亞文學的跨界思索

近十年來，「東亞」命題被廣泛的討論引發了熱潮，研究者們分別就思想、歷史、文學、文化角度針對東亞議題展開探究。在思想史方面，台灣有黃俊傑、高明士等人討論以儒教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之形成與變異，日本方面也有子安宣邦從「東亞」與儒學的角度展開對日本近代思想演變的探討。¹香港的嶺南大學梁秉鈞等人也從現代東亞的視域探究「跨地域」亞洲文學的想像議題，試圖開啓文學研究的嶄新視野。此外，若林正丈、吳密察等人發起的「東亞近代史青年文學研究者交流會議」也集結了一批青年學者，從史學的角度進行東亞與台灣的研究。透過東亞的跨界研究也提供研究者們相較客觀的比較視野，從而也能從橫向的地域空間之相互對照，窺見地域之間的文化流動之軌跡。單就日本帝國主義時期所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之研究也已有豐碩的成果，研究者們也就各領域進行對「大東亞」的爬梳，如小林英夫等人所討論的「政治大東亞」指涉了日本帝國的東亞想像問題，安田敏郎則是以言語的大東亞作為討論的中心，探究了帝國日本如何在大東亞共榮圈中進行言語編制工作，此外，討論文化大東亞構築的有池田浩士、川村湊、駒込武等人，他們以電影、教育、戲劇、米稻改良、葬法為文本，探究大東亞共榮圈中的文化建設。以上從各領域進行的大東亞的「跨界」思考都提供了一個宏觀的研究視野，對於大東亞共榮圈的形成也有了較全面的釐清，然而關於大東亞文學的探討，至今尚未有如其他領域一般有較為全面的研究成果，還處於地域性的片段視野，筆者認為有必要進行對大東亞文學作一個整體性的爬梳，以展現大東亞文學的宏觀面向。

今年（2008）9月29日—10月4日韓國的首爾與春川開辦了「第一回東亞文學討論會」，日本方面由島田雅彥（評論家）擔任團長，團員有：井上ひさし（小說家，直木賞）、津島佑子（小說家）、平野啓一郎（小說家，芥川賞）、綿矢りさ（小說家，芥川賞）等12人。韓國方面與會的人員有：黃皙英（小說家）、申京淑、崔元植（評論家）。中國方面由莫言與鐵凝（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¹ 關於東亞的儒學思想史討論，詳見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出版，2003年8月。另見黃俊傑主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日本篇》，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9年6月出版。又，子安宣邦的著作參見氏著《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藤原書店，2003年4月初版。

出席。與會的井上ひさし在講座的記者會上直言：

我小時候就知道過去日本對中國與韓國作過甚麼事，心裡感到非常抱歉。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將自己拘束起來沒有勇氣踏進韓國。但是，我認為從東亞出發肯定能有一些作為，東亞應當更緊密的連結起來，因此我解除了我的禁令參與這次會議。²

從作家的發言中可以窺見現代日本對於過去的反省，以及「東亞文學」的現代視野。此次會議針對東亞文明與共同體以及故鄉的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與會文學者一致認為現在應該超越過去不幸的歷史，再次確認共同文化的根源。在滿洲國出生、幼年在平壤成長最後到首爾定住的韓國作家黃皙英，針對其「跨境」經歷說道：留在北方的親人都音訊不明，我自己認為我是難民。雖然後來我回到過長春，但並不認為那裡是故鄉，倒是在訪日之時，在街道中明顯感到一種殖民地時期的鄉愁。我們的近代體驗實際上是相互緊密聯繫著，不是嗎？台灣成長於殖民地時期的一代也可見此種對於殖民母國的鄉愁，受到日本殖民時期現代性的啓蒙，而產生的懷鄉情緒也揭露了殖民內化意識的議題。殖民世代對於日本的集體鄉愁顯示了對「文明開化」的憧憬，此種回望「現代」的鄉愁也揭示殖民主義的教化系統成功的在殖民地置入了「開化」意識，因而戰後在殖民地：韓國、台灣出現了這種錯置的「現代鄉愁」。

此次會議的召開揭示東亞文學的跨界視野，來自中、日、韓三國的文學者以當代的視域提出交流的必要性，同時也強調東亞文學的連帶感。半世紀以前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以重置世界秩序的立場，提出回復以儒道、王道為主的東亞精神，創造具有東洋美學的文學，驅逐以英美文學為中心的物質主義與霸道精神，強調了東亞之間的連帶關係，欲以東亞勢力對抗歐美的西方勢力因而型塑了「大東亞共榮圈」，然而由於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為主的東亞建構，其強烈的法西斯色彩使得此嘗試以失敗告終。此次的文學者會議以「平等」的位階也同樣提出要集結東亞文學之力，對抗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從中呈現的東亞文學之抵抗歐美思維，值得深思。在今日緊密的文化交流脈絡中，對東亞文學整體視野的掌握實有其必要性，因此也必須全面的回顧與反省過去在日本支配下發展的東亞文學系譜，以及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東亞文學史之交錯。目前東亞各國各自進行的文學史書寫中，該如何置放論述這段交錯的東亞文學史也成為一個重大的課題，從

² 見《朝日新聞》〈文化：東アジア文学フォーラム報告（上）日韓中の文壇連帶「共通の根」再確認〉，2008年11月4日。

各國已完成的現有文學史，可以看出東亞各國對當時歷史語境中的各自表述。考察這些文學史著作，主要是以自身國族的文學傳承為中心進行文學史的紀錄，對於戰爭期日本形塑的大東亞共榮圈下之文學活動，多以負面的表述進行論說，將這段時期的文學作品置於「國族主義」下檢視。在中國，此時期的作品被分為「漢奸文學」、「愛國文學」，與日本有交流的文學者也多以「落水作家」形容，展現二元對立的對照論述脈絡。³韓國方面也以「皇道的賣文家」、「親日文學」為此時期下定論，台灣方面則以「皇民文學」進行此段時期的文學史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域所進行的文學史書寫中所呈現的單面向之國族視野，是否能夠呈顯當時的文學史的交錯情境？特別是文學者們與日本之間的文化接受與影響的關係，以及當時大東亞文學圈下複雜糾葛的文學交流網絡與認同議題。

筆者以為東亞文學的跨界思索有其必要，藉由對此時期各地域的文學活動與文學者交流的比較視野進行全面的觀照，能夠釐清此時期東亞文壇之間的脈絡。如前所述，有關大東亞共榮圈的論述，目前已有政治、歷史、文化、語言層面的討論與展現，然而大東亞文學圈還未有整體視野的觀照，因此筆者在這本論文中試圖從大東亞文學脈絡，進行各地域的文學活動與文藝體制的討論，藉由大東亞文學的跨界思索的比較視野，宏觀的呈現當時各地的文學對應以及日本共榮圈構築的想像與現實。

二、帝國主義下的文學圈：大東亞文學的共榮想像

本論文以 1937 年—1945 年中日戰爭與大東亞戰爭時期的「大東亞文學圈」為主要探討對象，筆者試圖藉由各地域的分論以呈現比較的視野，同時透過橫向的大東亞地域之跨界處理，勾勒當時大東亞文學圈的整體像。本論文是以日本的帝國主義為東亞文學圈的論述中心，並以此討論日本文學共榮的表象與實相。論文一共分為七章，除了緒論與結論之外，正文部分為五章，分別就日本、台灣、朝鮮、滿洲國、北京、上海進行討論。

第二章〈帝國想像與大東亞文藝運動〉，從日本脫亞到興亞的大東亞思想啓蒙、國體論的建構、國家政策以及文藝活動等方面來探討，試圖從各種層面以宏觀的視野來檢視日本的「帝國想像」。在脫亞到興亞的思想轉折中可以窺見日本

³ 陳青生對於「漢奸文學」提出定義：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某些淪陷區內，浮現過一種醜惡卑鄙的文學現象，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漢奸文學」。所謂「漢奸文學」即當時墮落為漢奸及雖未成為漢奸但親近日偽勢力，積極參加漢奸文學活動的文人、作家，自覺充當日偽宣傳工具，為適應日偽需要而寫作的「文學」。漢奸文學是一種畸形文學怪胎，也是一種偽文學。見氏著《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出版，頁203。

吸收了歐美的「文明開化」啓蒙之後，轉向對東亞進行「文明開化」啓蒙的脈絡，從而想構築東亞共榮圈以集結東亞勢力對抗西方勢力，重整世界秩序的企圖，意即戰爭期文學者們大力呼籲的「近代超克」的思想。可以發現從明治以後的文明化思維，不僅是思想方面的浸透，同時其影響力更是遍及了全日本各階層，這段近代的精神文明建構氛圍也影響了日本知識界。以「文明化」思維為濫觴的日本帝國主義，在進入近代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於整個亞洲掀起的「脫亞」、「大亞細亞」、「大東亞」的論述皆深刻的影響亞洲的近代史。

考察日本近代的戰爭史，從中也可見到此文明化思維向帝國主義的變質，1937年發動的中日戰爭以及1941年底的大東亞戰爭，都顯示了支撐此帝國主義發展的文明開化觀。大東亞文學圈中提倡要恢復以日本為主的東洋之美的文學架構，所展現的也是日本文明開化觀下所膨脹的東亞主導視野，大東亞的文藝運動可以說是日本國家主義發展的衍生，包括文學者統合團體的誕生、筆部隊的派遣、報國文學的創作乃至於徵用作家的紀行報導，全都受到國家機器的操弄。「八紘一宇」支撐了日本的國體論述，在各個地域中並以日語教育取代血緣的系聯，欲藉由語言型構出「東亞民族」的一體性，同時透過各地域的日本文學者之創作，也顯現了此大東亞的視野，透過戰爭文學、勤勞文學、增產文學、國民文學各種文學書寫模式與文學生產過程，日本文學者們也從不同角度展現出帝國想像。此外，透過統合文學者的文學報國會之串連，也建構了大東亞文學圈的文學者們的「交流」系譜。

第三章〈邁向大東亞（上）：殖民地的文學動員—台灣〉與第四章〈邁向大東亞（下）：殖民地的文學動員—朝鮮〉，皆以殖民地為主題，討論台灣與朝鮮的文學動員與文學者的認同及文學表述。在第三章中筆者分別就皇民文學的提倡、國家政策與地方主義的觀點、文藝翼贊政策的體制化過程，考察文學奉公政策機制與國家機器之力量，進一步對照在台灣從事文學活動的台灣作家與日本作家的皇民之路。在論文爬梳的過程中也發現，殖民地的台灣作家與日本作家所呈現出的不同「大東亞」想像，日本作家面對動員的堅定性，與台灣作家所表現出的多元對應模式，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此外，本文也對如周金波、陳火泉、王昶雄等探討「皇民」議題的文學作品進一步的剖析，從中也看出殖民地知識分子，特別是日語世代在認同上的傾斜，以及對自身身份的質疑。殖民主義所根植灌輸的「文明開化」思想成為同化政策最大的收編力量，「成為日本人」的期待以及被帝國

邊緣化的殖民心理都成爲此時期一個重要的文學表述。從台灣作家的書寫中也清楚的揭露「殖民位階」的議題，在日本型塑東亞一體之際，東亞圈中的殖民地成爲此一體建構中的附屬存在，此也可解釋在大東亞文學會議中，西川滿、張文環、龍瑛宗等人的慷慨發言所隱含重組帝國位階的深意。

第四章從朝鮮的被殖民歷程討論朝鮮近代文學的發展軌跡，以及與日本文學的承繼關係，進而探究朝鮮親日派文學者的皇國翼贊之路與認同議題。朝鮮的殖民路線與台灣有微妙的差異，這也是在探討大東亞共榮圈所不能忽略的。台灣文學者雖然有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等人進軍日本文壇，然而並未在日本文壇中引發台灣熱潮，相反的，由於張赫宙、金史良、廉想涉等多位朝鮮文學者成功躍入日本文壇，加上在日朝鮮人口爲數不少，因而在日本建構大東亞時期成爲日本展現帝國圖像的一種文類，並在日本文壇引發朝鮮熱潮，朝鮮文學也得以在大東亞文學圈中站有一席之地。可以說，日本透過台灣與朝鮮展現了帝國的態勢，而台灣與朝鮮也想藉由大東亞共榮圈的構築提升邊緣的殖民地位置，成爲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員。

就此時期的文學史議題而言，在日本國家機器運作下，戰爭期成長的作家，其文學的呈現，以及時代的發言，奉公的經驗都是台灣文學史上一段重要的記錄。以「皇民文學」概括此時期將會單純化此「大東亞文學圈」的建構，不可忽略的是，同時期在此文學圈中進行的文藝統合，意即「皇民」的書寫不僅於台灣推行，朝鮮的「皇民」書寫於此時期也在帝國的文學翼贊中被動員。從台灣與朝鮮文學者的書寫中所呈現的「大東亞文學」之多重視野，也可看出台灣與朝鮮的知識分子在參與帝國文學動員的同時，也抱持著對於東亞秩序重新置換的期待。

第五章〈「五族協和」：滿洲國的文學共榮〉與第六章〈日章旗下的中國文壇（北京·上海）〉以日本在中國成立的傀儡政權爲討論對象，討論日本如何在滿洲國、北京、上海文壇推動「日、滿、支一體」的東亞共榮圈建構，同時此三個地域的文學者們對於大東亞文學的對應與作品的表現。在日本主導下，以日、滿、華三國爲骨架的大東亞共榮圈展現了日本的帝國想像，就滿洲國而言，日本透過關東州的殖民地經營以及滿鐵對滿洲的經濟操縱，順利取得在滿洲的優勢，進而也推動日本語的教育進行對滿洲的日本化工作。透過總務廳與協和會組成官民一體的實施政體，提倡「王道樂土」、「五族融和」的建國方針，也從而將滿洲國塑造成大東亞的模型，成爲大東亞共榮圈的前哨。滿洲國的文學

家在此文學場域中展現了多音的創作活動，並且透過大東亞共榮圈的建構，文學者們有了跨界的文學交流，如朝鮮作家的滿洲書寫，以及滿洲作家的華北移動，滿洲國的文學者們如古丁、爵青、小松、疑遲等人雖然寫作大東亞文學的呼籲文章，然而從他們的作品中卻展現了不同的視域，這種兩面性也成為大東亞文學圈中，滿洲國中國作家的特點。另外，日本也透過「臨時政府」與「維新政府」支配北京與上海文壇，企圖透過傀儡政權收編中國文學者們，推動對大東亞的文學共榮工作。在大東亞文學的協力工作上，日本透過文學報國會在北京、上海、南京召開的座談會與宣輔班的派遣形塑日、滿、中一體的合作樣貌，並透過三次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召開完成東亞共榮圈的一體建構。

從上述幾章分論中可以看出日本在帝國主義的思維下，透過對殖民地、傀儡政權的支配，欲在亞洲建構出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意圖。然而從其推動的文學動員與支配政策的考察，可以得知，大東亞共榮圈僅是日本在帝國主義發展下所形構出的共榮表象，其中隱含了日本主觀投射的東亞烏托邦想像。它的認同教育依照統治形式不同採取了不同的模式，如對殖民地採取了皇民化政策，對滿洲國與中國則採取了「東亞新秩序」的文化結合策略，在此之上形塑「大東亞共榮圈」，日本欲透過語言、文化、媒體及文學型塑「東亞民族」以凝聚的東亞共同體之想像，只是隨著日本戰敗，一切的共榮想像也隨之瓦解。不容否認的是，透過大東亞文學的提倡，文學者們來往於日本、台灣、朝鮮、滿洲國、北京及上海所帶動的文學的交流，以及透過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如台灣的呂赫若、黃得時等人藉由翻譯《紅樓夢》、《水滸傳》引介了中國的古典文學，朝鮮的金史良等人也譯介了日本文學，以提供不懂日文的朝鮮民眾閱讀，另外滿洲國的古丁、大內隆雄等人也致力於翻譯工作，使得文本得以在語言、地域的跨界中進行東亞文化的交流。總括而言，日本的大東亞共榮概念雖然提倡東亞解放，然而並未真正提供實質的解放，毋寧說，是以日本為主導的支配思想，在此思維之下形成的大東亞文學圈，雖然在文學體制的推動下進行對帝國的親善表述，然而從文學的爬梳中卻可窺見隱含於作品中的反抗，此也顯示了日本的大東亞文學共榮想像之表象與真實的落差。

三、展望·東亞

大東亞文學圈的討論提供觀看此時期東亞交錯文學史的視野，意即，透過對此文學圈的探討可以看出此共通歷史進程下，東亞各國彼此間的文學發展之重

疊。藉由討論日本建構東亞共同體之過程，也得以進而討論文學者與文學的越境所造成的文化流動，同時透過整體的文學圈觀照，可對採取縱向歷史時間思考的研究模式提供一種橫向的文學史空間之思考，特別是日本文學者於大東亞共榮圈的構築過程中，在台灣、滿洲皆提出了「移植的文學」，也就是日本文學的延伸議題。日本文學者在各地進行的書寫也為日本文學提供新的視域與表現，可以說，在對大東亞文學圈的探討中，透過文學者的東亞圈移動也揭示了東亞文學相互影響的必然性，西川滿、北村謙次郎以浪漫主義書寫展現的異國風情、濱田隼雄、日向伸夫、牛島春子的寫實系譜，都可視為日本文學的外地延伸。而李光洙、朱耀翰等人也透過日本文學的中介，開啓朝鮮近代文學之路，此可視為一種官方之外的文學共榮之展現。透過本論文呈現出的大東亞各區域之比較視野以及全體的觀照，希望能夠提出對大東亞文學一個新的觀點，擺脫意識形態之評斷，對這段時期予以重視與探討。

